

此贡直比南金丰

——宁波宋代贡土记略

□沈潇潇



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则王土所产，自然亦尽归帝王享用。贡品，即是古代臣民、属地或附庸国进献给帝王的各地珍稀物产。宁波兼具山海之利，综合各类文献记载，此地历代贡品物产丰繁：汉代有鲑酱；唐代盛产蚶蛤、淡菜、明府鲞（墨鱼鲞）、红虾米、海肘子、鱮子（鲫鱼古称），亦有吴绫、交梭绫等织物，以及薯蕷、附子、柑橘；北宋有江瑶柱；南宋则有十洲春、玉醅、金波、双鱼四大贡酒与雀舌芽茶。其中海鲜品类居多，部分贡品一直延续至清代，明府鲞便是其一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宋代宁波还有一种特殊贡品——泥土，此物便出自奉化江支流东江上游的蓬岛山。

1 寻常贡品多为满足宫廷生活享用，这座山间贡土，又有何种用途？享有“布衣太史”“史学大柱”之誉的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记载：蓬岛山泥土“在宋时取以筑社”。此处所言“社”，即社稷坛。社稷坛于周代初具雏形，西汉规制定型，是古代中国“以农立国”思想与祭祀礼制的物质载体。坛内需铺设青、红、白、黑、黄五色土，象征五方疆域。历代帝王借“封土立社”之礼，宣示对天下疆域的主权，因此贡土所承载的权力内涵与礼制象征，远非一般生活类贡品可比。

对于王朝属地而言，能够向朝廷贡土，是极高的政治殊荣。偏居一隅的蓬岛山获此资格，在宁波乃至浙江地域中，大概率是独此一例，而这段史实长久湮没无闻。全祖望注明此事“见《乾道四明志》”。宋《乾道四明志》，又名《乾道四明图经》（下文简称《图经》），是宁波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，成书年代距贡土史实较近，史料价值权威可靠。遗憾的是，今存版本源自清代学者、藏书家徐时栋（1814—1873）校刊的《宋元四明六志》。徐时栋晚于全祖望百余年，其刊刻的《图经》早已残缺散佚，奉化卷仅存两百余字，蓬岛山贡土的相关记载就此遗失。全祖望乡土情愫深厚，又颇具先见之明，特意作四十余句的《蓬莱山贡土歌》留存此事；蓬莱山为蓬岛山别称，他亦在诗前小序中标注“山在奉化境”。后世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汇总奉化历代典籍，对此事仅留七字记载：“宋时尝贡土实社。”其文义大概率承袭全祖望“在宋时取以筑社”一句。

2 《蓬莱山贡土歌》以设问开篇：古时太社（社稷坛）之土，多取自五岳名山大川，缘何明州奉化蓬莱山的泥土，得以入贡大宋皇朝太社？答案藏于时代变局之中。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五代十国乱世，逐步统一中原及南方割据政权，为彰显王朝疆域主权，“乃取十国土，以庀方丘工”。吴越国为十国之一，彼时已向大宋称臣，理应承担贡土筑社的职责，这是蓬岛山泥土入选的时代背景与先决条件。

唐宋时期，五岳、五镇并称华夏十大名山。吴越国境内的会稽山为五镇之一，是南岳之配祀名山，在吴越诸山中地位尊崇。明州古为会稽郡属地，古时会稽山的疆域范围更广，囊括今四明山脉，这也是唐代会稽山士贺知章自号“四明狂客”的缘由之一。吴越国既需进献贡土，选址便优先锁定五镇名山，这是蓬岛山得以入选的第二层前提。

而蓬岛山最终脱颖而出，核心在于其独特区位：地处四明、天台两大仙山山脉交界之地。东晋玄言诗人孙绰在《游天台山赋》中写下千古名句：“涉海则有方丈、蓬莱，登陆则有四明、天台，皆玄圣之所游化，灵仙之所窟宅。”此文不仅让四明、天台声名远播，亦是四明山从天台山脉中独立划分的标志。全祖望在诗中写道“吴越军州十有四，四明天台称神丛”，所谓神

丛，便是神仙栖居游走之地。此地地位殊胜，“南有石楼之赤柱，北有安岩之翠峰，是为四明天台界，沧瀛城郭一望皆可穷”。高居镇亭山左侧的蓬莱山，土质优良、气韵雄浑，由此进入吴越王钱俶的视野。

蓬岛山海拔602米，坐落于明州龙脉源头镇亭山主峰第一尖东侧，是东江上游第一高峰。清代学者徐兆昂在《四明谈助》中专门为其立目记载：“其源来自四明山，重冈复岭，自剡之西南至于镇亭之东北，兀然独冠诸山。北为安岩之翠峰，南为石楼之赤岩，过杉木岭，入于天台。其巅俯视数百里外，沧海城邑，了然在目。”山间风物酷似东海蓬莱仙境，故而得名蓬岛山、蓬莱山。南宋宁海名士刘俊途经此地，留有诗句：“轧轧笋舆过翠微，路径蓬岛锁烟霏；雨从半岭岩窝出，云在行人脚下飞。”明代成化年间宁波知府张瓚亦作诗赞叹：“振衣千仞恣遨游，举目俄惊近斗牛。云锁赤岩低雁宕，天浮沧海小瀛洲。谢安自得闲中趣，徐市何须海上求。瑶草碧桃如旧日，独悲秦辇覆沙洲。”二人诗作，皆将蓬岛山视作蓬莱、瀛洲一类世外仙境。全祖望在诗中铺陈描摹山间土质：“或如琉璃黄，或如丹砂红，或有玄圭或苍璧，或有清光如白虹。”文字虽带有文学夸张，却也足见此地土质色彩各异、品相不凡。这般仙境沃土，自然是贡土的绝佳之选。

3 蓬岛山下的蓬岛村，是吴越国重臣胡进思次子胡庆的后裔聚居地。胡进思为吴越三代重臣，官至内牙统军使。因内牙军权与王权矛盾日渐激化，自身安危受到威胁，遂于吴越开运四年（947）除夕，率百名甲士发动宫变，软禁吴越王钱俶，拥立其弟钱俶继位。宫变之后，胡进思为避祸自保，辞官不仕，并令诸子南渡分散定居于台州、明州一带。其次子胡庆翻越奉化童公岭，见石楼、蓬岛山水秀美，便在此安家落户。由此生出猜想：钱俶选定蓬岛山贡土，是否暗合对胡进思拥立之功的感念之情？此外，钱俶之弟钱亿曾任明州刺史，素来钟情奉化山水，据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及奉化方志记载，钱亿逝后便葬于奉化。此次贡土选址，是否出自钱亿提议？以上两点，仅为笔者推测，尚无史料佐证。

此次贡土一事，于各方而言皆是美事。《蓬莱山贡土歌》有言：“臣俶臣亿大欢忭，此贡直比南金丰。”向宋称臣的吴越王钱俶、明州刺史钱亿，因进献堪比珍宝的蓬莱贡土而满心欣喜；“天子践其位，玉步长雍容”，大宋帝王立于五色土筑成的社稷坛之上，亦彰显一统天下的威仪。

诗歌末尾四句笔锋一转，满含悲慨：“自从德祐丙子后，可怜天水碧无踪。毫社阴云长冥蒙，蓬莱山土产长松。”德祐丙子年（1276），南宋走向覆灭，曾经的社稷礼制烟消云散，坛庙阴云笼罩；昔日珍贵的蓬莱贡土，终究只供山间青松生长，字句间尽是朝代兴亡的怅惘。

近日，我与友人一同前往洞桥镇沙港村，瞻仰全祖望故居，而后登临蓬岛山，借以向这位史学家致以敬意。正因全祖望所作的《蓬莱山贡土歌》，蓬岛山宋代贡土筑社这一段险些湮没于岁月的隐秘史实，得以鲜活留存、为人知晓。